

美俄关系正“坡道起步”，搞不好就会“溜车”



有声若霆

本报记者 赵恩霆

当地时间5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官高规格会见了来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同参加会见的俄方官员还有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这是继4月12日俄总统普京突然决定会见访俄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之后，美俄两国之间的又一次高级别互动。

拉夫罗夫是特朗普上台后访美的最高级别俄方官员，有意思的是，陪同拉夫罗夫做客白官的基斯利亚克是个敏感人物。此前，上任20多天就被迫辞职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就被指在特朗普当选

后多次与基斯利亚克联系沟通美俄关系。而就在拉夫罗夫到访美国前一天，正主持特朗普团队“通俄门”调查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特朗普解职。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在白官高调会见拉夫罗夫，可谓顶住了不小的国内压力。

这次拉夫罗夫与特朗普会谈，一个重要成果是确认了两国元首将在7月德国G20峰会期间会面。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曾在去年11月中旬与普京通过电话，两人聊了3小时。今年1月20日正式就任以来，特朗普与普京之间有过三次通话交流：第一次是在1月28日；第二次通话是在4月3日，特朗普就圣彼得堡恐袭向普京表示慰问；第三次是在5月2日，双方重点交流了叙利亚和朝核问题。

其实，纵观当前美俄关系，即便7月特朗普与普京见了面，

双方之间讨论的话题也无外乎叙利亚问题、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局势、伊核协议等主要热点问题。

伊核协议是业已达成并获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虽然特朗普一直对此持批评立场，并威胁撕毁协议，但这还要看接下来伊朗大选后新一届政府的动向。

乌克兰危机虽然是导致美俄对峙的直接导火索，但鉴于俄罗斯不会吐出已经吞并的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东部的僵局，俄罗斯与美欧都很难在现有情况下做出明显让步。在北约进一步东扩加压的背景下，东欧很难成为美俄缓和的突破口。

虽然朝鲜半岛局势近来大热，一度到了近50年来最危急的时刻，但朝核问题的主要矛盾在于朝美，利益攸关方是中韩，俄罗斯的位置相对边缘化，

影响和发挥空间都比较有限。但由于“萨德”问题叠加，俄美在东北亚地区实际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对抗性。

相比之下，叙利亚问题虽然持续时间长、局面越加复杂，但不断出现的新进展也意味着这里发生变数的可能性比较大。4月6日，特朗普下令空袭叙利亚政府军机场，本月下旬特朗普上任后首次出访也将前往中东，显示出美国强化在中东存在的趋势。

同样，作为对美军空袭叙利亚的回应，俄罗斯一架A-50预警机本月初部署到了叙利亚拉塔基亚基地，同时俄土伊三方在阿斯塔纳达成协议在叙利亚设立“冲突降级区”，且这一区域不对美国领导的反恐“国际联盟”开放，显示出俄方试图掌握解决叙冲突主导权。

美俄双方都在叙利亚频繁

下注投入更多精力，既为两国在反恐以及处理叙利亚危机上提供了合作可能，也意味着双方发生摩擦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对以上热点的分析不难看出，目前的美俄关系整体上处于一个“坡道起步”的敏感期，双方首脑都有改善关系的内在需求和动力，但双方尤其是特朗普一方又面临着不可忽视的外部阻力，如何掌握好油门力道以及放手刹的时机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这点来看，无论是特朗普与普京通话，还是美俄外长高调互访并受到对方较高礼遇，都属于试探性举措。在两国结构性矛盾难以调和的情况下，加之美国国内的反俄情绪，美俄高层现阶段接触的象征意义更多一些，两国关系实质性改善道阻且长，稍有不慎非但起步不成，还可能倒退“溜车”的危险。

在议会上奶孩子，网友直呼“受不了”



晓莹观世界

本报记者 王晓莹

在议会上给孩子喂奶？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在本周，这一幕出现在了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上。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联邦参议员拉丽莎·沃特斯在9日到联邦议会参加投票时，在会议期间给两个月大的女儿喂奶。这一举动甚至还创下了一项纪录，她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位在议会开会时哺乳的女性。

其实，沃特斯早就想这么做了。今年三八妇女节期间，她就曾暗示可能会在议会大厅里给女儿喂奶。这是因为去年澳大利亚联邦议院修改了开会规则，允许女议员把孩子带进大厅照顾，而沃特斯就是这项新规定的推动者之一。

哺乳后，沃特斯发了条“推特”。这名两个孩子的妈妈写道：“很自豪我的女儿成为第一个在联邦议会中吃奶的宝宝。希望议



澳大利亚参议员沃特斯在议会上给孩子喂奶。

会中能出现更多的妈妈。”

有人可能要问，大庭广众之下给孩子喂奶，是不是太过暴露？这点倒是不用担心：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沃特斯在肩上搭了一条宽毛巾，正好在给女儿喂奶时遮住胸部。

这事儿在不少外媒看来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胜利”。澳大利亚女参议员、首都地区前任首席部长凯蒂·加拉格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坦

言，像沃特斯这种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的模式应该得到认可。“全球的女议员都在这样做，能看到澳大利亚的议会中也有人这样做令人非常高兴。”

凯蒂说的“全球女议员都在这样做”的案例确实不少。2015年7月，阿根廷女议员维多利亚·东达·佩雷斯就在议会中给自己8个月大的女儿喂奶，当时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去年，一名冰岛女议员在议会

上发表演讲时，还在怀里6周大的宝宝哺乳。去年1月，一名西班牙女议员也在议会上抱着5个月大的儿子哺乳。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5月10日刊登了美国女权律师吉尔·菲利波维奇的一篇文章。菲利波维奇认为，给婴儿哺乳本来就是女性生理所决定的，既然以前女性可以在做饭时、种田时、做小买卖时给孩子哺乳，那么在议会中给孩子哺乳也应该是正常的。“如果一名女性当选为议员，又生了孩子，她不应该非得在继续担任公职和选择照顾孩子中作出二选一的选择。”

菲利波维奇还回答了另一个问题：有些人认为，在议会中给孩子喂奶显得很“色情”或“诱惑”。她认为，身体的不同部位是有不同用途的，哺乳就是女性身体的其中一项用途。“如果只是因为一名女性在哺乳，男人就坐不住了，或者无心工作，那他们可能并不适合担任公职。”

为啥菲利波维奇对此事如此看重呢？原来，在美国，关于

女性在公共场所哺乳还有相关立法规定。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49个州的法律允许女性在公共场所哺乳，不过只有华盛顿和29个州立法保护哺乳女性不被指控有伤风化。也难怪她这篇评论的标题就是：“从给孩子哺乳的澳大利亚参议员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尽管此事得到了舆论的普遍支持，但想让“在议会给孩子喂奶”这件事不再成为一件稀罕事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英国《每日邮报》网站关于这条新闻的评论中，大多数网友还是表示难以接受。一名来自墨尔本的网友说：“我不是对职场妈妈或者哺乳有什么偏见，但工作就是工作，任何行业都没有让员工在工作时给孩子喂奶的惯例，政府也应如此。”这条评论获得了350多个点赞，只有26人反对。另一名澳洲网友的评论更尖锐：“不要这么做，你是来议会代表人民的，而不是来喂孩子给所有人看的。”还有人说：“她真的认真对待工作了吗？这行为真是轻佻，喂奶应该是件很私人的事情。”

“冰锥疗法”开脑洞，医学曾如此疯狂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在网络文化中，“开脑洞”是个常用语，形容想象力非常丰富。可是你知道吗？几十年以前，“开脑洞”曾经作为一种手术在欧美医学界被鲁莽而轻率地广泛使用过，全球有数万人被这种恐怖的“脑洞手术”杀死或弄傻了。

这项手术就是“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手术，没有之一。

1935年5月10日，在伦敦召开的神经学大会上，两位美国医学家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他们毁掉了两只黑猩猩的前脑叶与其它脑区的神经连接，结果发

现这两只黑猩猩变得温顺了许多。这个报告启发了参会的葡萄牙医学家安东尼奥·莫尼斯，作为神经病学家，他一直苦于寻找一种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方法。

莫尼斯是个敢想敢干的人，当年11月，他就在自己的病人身上做了第一次手术尝试。他和他的助手在病人颅骨上锯开一个口子，然后再通过这个开口向前脑叶当中注射乙醇来杀神经纤维。手术之后，病人活了下来，并且症状有所减轻，尽管病人最终没有恢复到能出院的地步，但是莫尼斯依然宣称他的手术取得了成功。

很快，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精神病院的医生仿佛迎来了曙光——只要这么一个小小的手术，那些狂暴的患者就会变得像小宠物一样任人摆布。但由

于莫尼斯的方法需要给颅骨定位、钻孔等等复杂的程序，因此，这个听上去就很恐怖的手术被限制在了少数大医院里才能进行。

然而，不久之后，一个小“改进”将这个“魔鬼”释放了出来。

1939年，美国医生弗里曼对这种“手术”进行了一项“改进”，他发明了所谓的“冰锥疗法”。这种“手术”是真正意义上的“触目惊心”——医生直接用锤子将一根大概筷子粗的钢针从病人的眼球上方凿入脑内，而后徒手搅动那根钢针以摧毁病人前脑叶。

这种手术简便快捷，因而大量的医院甚至私人诊所一下子具备了手术条件，该手术被迅速推广开来。由于这种手术既没有精确的定位，也没有标

准的操作流程，医生往往是凭感觉对着病人大脑乱捣一气，所以术后病人的表现可谓千奇百怪，大多数人丧失了意识，只能如行尸走肉般麻木地生活。

到20世纪40年代后半段，这种本该是治疗严重精神病的最后手段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俨然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万金油。在日本，许多小孩子被他们的家长送去做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而原因仅仅是家长觉得他们“不乖”。在丹麦，政府专门为这类“新型疗法”建造了大量医院，而针对的疾病则是从弱智到厌食症无所不包。在情况最严重的美、国，由于弗里曼等人鼓吹“精神病要扼杀在萌芽状态”，成千上万的人没有经过仔细检查就被拉去做了这种手术。据统计，1939年至1951年，仅在美国接受“前脑叶白质切

除术”的人就达1.8万人之多，而全球则数以万计。

是什么让人类如此痴迷于这项恐怖的手术呢？今天我们很难得知，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最先叫停该手术的国家，居然是当时被西方国家所妖魔化的苏联——早在1950年，在精神病学家加雅诺夫斯基的强烈建议下，苏联政府叫停了该手术。而医学更为发达、言论也相对自由的美国，反而直到1977年才禁止了该手术的滥用。

这种奇怪的反差引人深思，也许，苏联特殊的非营利性医疗体制很可能是促成该国最早看清手术真相的原因。而在美国等国家，正是在大量靠该手术牟取暴利的“弗里曼”们的鼓噪、坚持下，医学界迟迟没有得出原本早该看清的正确结论。